

异性恋霸权退出校园、媒体

何春蕤

在一连串有关同性恋议题的中外电影先后得奖而且票房告捷的旋风之下，媒体似乎也开辟出较多的空间来对同性恋恋人权做比较同情的报导，再加上某些学者及专业人士的说理分析，一时间我们的社会看来似乎突然改变一向歧视同性恋的态度，而对异己者显出无比的包容与尊重。

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六个同性恋团体及爱滋病防治团体联合争取同性恋人权的公听会上，这股正义的暖流却触动了我们社会中更深沈的一些恐惧与成见。

公听会上论者的说理或许是理性的、是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对于那些一贯熟悉某种社会秩序，某种权力分配模式，某种阶层管理制度的人而言，歧视才是合乎「人性」、合乎「传统」的。因此在场的某位官员才会以管理者的立场「悲痛的」说，他觉得异性恋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我们容许开明的言论扩大，将会造成严重的教育及社会问题。这种恐惧的浮现大概不是电影《囍宴》的正面呈现同性恋或者专家学者的理性分析能消除的。

根深蒂固的歧视不但是非理性的，也是无意识的。让我举个例子说明，公听会上有不少媒体摄影，有趣的是，在电视萤幕上或报纸图片上的焦点不约而同的集中在仅代表六个团体之一，但披着一

头乱发的名影评人李幼新。这种选择性的呈现其实出自我们社会一贯对同性恋的成见。一般人的看法，总觉得同性恋必定是穿着怪异，打扮突兀的异类，不是长发戴耳环的男性，便是短发打领带的女性，却没有想过，同性恋或许正和你我一般，而且之中尚有许多圣贤之士。

这些恐惧和歧视，再度的凸显异性恋霸权对我们社会文化的塑造有多么彻底，多么强势。在这巨大的压力之下，同性恋人权的要求也因此显得特别明确，它要求的不只是消极的免于歧视、免于骚扰、免于压迫；它更要求分享媒体、分享教育、分享资源。它要求正面的、正常的呈现同性恋（包含双性恋）为正当的生活方式选择之一。

如果在一个后解严、追求社会正义的时代，我们要求一切政治退出教育、退出媒体，那么，我们也同样要求异性恋的政治霸权退出教育、退出媒体。